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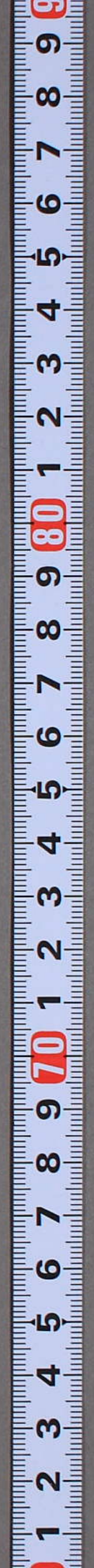


古經文視

大槻磐翁著

下

口 11
2919
止





古經文視卷下

日本 磐溪 大槻崇 著

論語

宋賢解經。專以義理求之。其義未得。而傳會從之。且如子在川上章。夫子特嘆歲月不再來。迅速如斯水耳。而必以義理求之。乃有道體之說。且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不知可信乎否。

自川上至唐棣十五章

止字三
進字二

畏字二
焉字與下焉字
相呼應屬下讀
非

改字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
與○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苗○而○不○秀○者○有○
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後○生○可○畏○焉○句○知○來○者○
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已○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
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
也○已○矣○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三○軍○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衣○蔽○緼○袍○與○衣○狐○貉○

思字二
遠字二

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改○不○求○何○以○不○臧○子○
路○終○身○誦○之○曰○此○道○也○何○足○以○臧○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與○
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按朱子註川上章曰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
不已之辭今試去子曰等字合十五章為一大
章則脈絡貫通首尾相應居然成一篇好文字
而聖人勉人進學不已之意躍如欲從焉嗟夫

古經文補 卷下
余之以文字視古經。其豈得已乎哉。
嗟夫歲月不再來。迅速如斯水夫。唯其好德。不
如好色。所以玩歲月而惰也。然其進止。皆在我。
必也如回也不惰。然後庶幾焉。惜不幸短命死
矣。噫秀而不實者。世間何限。獨有後世可畏焉。
斷知壯之不如少也。若夫半世無聞。斯亦不足
畏。法語之言。吾能使人從之。巽與之言。吾能使
人悅之。如其不改何哉。故曰。過則勿憚改。抑志
之一立。匹夫且不能奪。觀於由也。不以貧富動
其心。可見矣。雖然松栢後凋。大器晚成。自非知

仁勇。安能致遠。夫知者不惑。故可共學。仁者不
憂。故可與適道。勇者不懼。故可與立。然而時中
之權。則未易至也。詩云。室是遠而。嗟夫豈遠哉。
思之在此。學者其可不勉乎。

四子言志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

挽叙四子

分叙四子

摸寫子路氣象
只是率爾二字

曾哲則鼓瑟希
鏗爾舍瑟而作
九字若夫有華
二子於他言辭
間各見其氣象
是記者傳神之
妙

一篇精神唯點
也領之
合叙四子

行筆流轉著問
荅等字不得圓
滑之至

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哲後。曾哲
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
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季氏伐顓臾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
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
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
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
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

書法

攻擊詰難之文
出以溫厚和平
而有頓挫有波
瀾讀到末段論
益肆意益暢所
謂長江大河渾

浩流轉將移以評此文孰謂仲尼之門無文人耶

今由以下用二也字頓挫而以而字一轉終又用也字收是古今文人議論文慣用手段而不知其早已出於聖人之口亦坐其不文視耳
僅僅六十五字而當日師弟情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武城聞弦歌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態宛然在目風趣太似擅弓而神采過之前言戲之與莞爾而笑首尾相照應是紀事之文為首三句是一頭

一頭兩脚讀

一脚以知津收問津句

滔滔字顧津字

一脚以獲不輟收耦而耕句

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路問津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

子路以下另提
筆及繳孔子過
之一句
憮然二字一篇
精神滿幅感慨

起手筆勢如驚
蛇忽接以周公
謂魯公之言寓
感慨於有意無
意中隨手引周
八士以為無求
備於一人注脚
而隱躍不見其
跡真箇神龍變
化之筆真箇天
衣無縫之筆

舊註分為三章
其說殊曠曠是

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大師摯適齊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按曹風下泉詩。引程子曰。易剝之為卦。諸陽消

何等章非二十
篇結局耶窮經
者苟不留意此
等處并用讀書
之為余於是乎
不能無憤然於
程子醉生夢死
之言

剝。獨上九一爻尚存。上九亦變。則純陰矣。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也。能玩味此說。則論語終篇之旨。不待論說而瞭然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

余嘗著孟子約解。述七篇大旨。兼及其文法。故此編不多錄。特舉其係論說者數首。以眎一斑爾。

論百里奚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

先敘其事而後入議論三蘇史論往往用此體知虞以下以智字忽擒忽縱

如弄百里奚於掌上昌黎與孟簡論孟子處全學此法

一轉以賢字換智字議論更進一層

未段韓旋法昌黎亦嘗一用之

張中丞傳後序

雙提兩扇法

韓蘇序記往往用此體

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夜氣說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過接處不費力

句句顧山水

加而字者字以側重人字

結而未收又引孔子曰以歸宿心字

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不智說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能者從之

譬喻之文分為兩段。前段譬喻。即正意。後段則寓正意於譬喻。而各有其妙。

結束用問答法。殊有味。

二篇皆短文之

可誦而不可學者。通篇自顏子喟然章得來。

引而不發。單承射字。讀之亦躍如也。

一篇為三段讀。

此文便是言近而指遠者。

末段正喻渾融。讀之不即不離。無限風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言近指遠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天降大任

此章孟叟一生學問得力處寫出示人者讀此章不能立志懦夫耳頑夫耳學者可不猛省乎豈惟一聖五賢哉古今豪傑士所以立身成業皆莫不自此四十六字成得來句句實驗之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不獨人君吾輩當服膺以為終身戒者此章猶如史傳中之贊本章不言其為教所以補之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予謂不屑者不屑古人也。猶言舜人我亦人傳說以下未足屑也。以此教誨之。其所以策懦鞭頑為何如也。

孟子又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所以勉勵學者至矣。然而讀七篇者。不能奮發興起於此。而往往以凡民終焉。嗚乎。亦孟叟之罪人也。

其平以東... 其平以東... 其平以東...

孟子曰曰科文王而對與春八月也去夫...

大學

大學中庸二書。本一篇大文字。今止節錄一章。其不得要領。固矣。然萬丈錦繡。示其一段。亦金鍼度人一法。抑又欲使初學不失諸目睫耳。

齊家治國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引康誥可謂能近取譬矣



女學養子亦一
家常事寫得好
笑

又引堯舜桀紂
以實之而民之
不從豈止赤子
呱呱而已哉

此處恕字即上
文心誠求之之
意不必深求
前引如保赤子
後引之子于歸
無心中照應
夫有家人有兄
弟有父子方纔
成家而其齊之
在宜字正字所

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幾○如○此○此○謂○一○言○憤○事○一
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
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
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

以三引詩今一
概以為咏嘆上
文恐其味未深
長

國在齊其家。

程子之表章學庸。經視之也。林雲銘之評釋檀弓。文視之也。他如禮運學記樂記緇衣坊記等。渾浩流轉。錯落有法。其可文視者尚多。但篇段太長。非此卷所能網羅。故姑闕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中庸

至誠無息章

故字遙接上章
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
也二句來

博厚高明
之也悠久
橫言之也

一言而盡即指
下其為物二句
解為誠字恐於
文義稍左

今夫天以下揭
筆寫出空中樓
閣奇奇怪怪如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

觀蜃氣於大海
中而天地不貳
不息之識自躍
然於筆墨外
前章亦云為飛
魚躍察於天地
蓋亦此意也
曲終奏雅
於穆不已反繳
誠者天之道也
純亦不已反繳
誠之者人之道
也

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
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

檀弓

檀弓之文。先儒既選而評者。彼有林雲銘。此
有賴子成。並贈炙人口。而書中膏腴略盡焉。
今拾其餘。得八九篇。皆短文之淡而有味者。
乘丘之戰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
驚敗績。公隊。佐軍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
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
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
誅。自此始也。

莊公呼其臣不
曰國也而曰卜
也者借他姓以
活用卜字也



工尹商陽

句中有號令如見其舉動於暗中妙甚
商陽語太不遜聖人之言亦近回護故於其說則吾無取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玉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合葬於防

原文在既葬之後今移此
不問耶曼父而問其母為聖人母執可知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既得二字承後得言故知原文為錯簡

傷其不慎於封築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延陵季子

布置齊整亦一篇旅葬禮記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

有此悠傷離訣之至情及而掛劍於徐君之墓可想耳

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鬼。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哀公誅孔丘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老叶韻 滿補反

成子高遺言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

好箇孔聖人墓銘

好箇齊大夫墓誌

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成人之語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一篇以下字起以龜字收而妙在中間疊用四箇沐浴佩玉字不沐浴佩玉頗有東床坦腹之概龜豈其媒介乎其事既已奇矣三句韻語語奇而意巧三百篇比興之辭有一箇似此者乎

體而不見其痕 跡奇絕妙絕

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三子言志

孔子北游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擐旗執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澮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

作者奮筆寫出 三子言語氣象 光怪陸離天花 紛亂不可方物 可不謂妙乎然 比之論語之文 風趣品格迥然 不同是經與儒 家之辨也

雖然上不著孔子曰非脫文也

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对。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鬥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

詞令妙品所謂聖人之辭不迫切者矣

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說苑

均之劉文也。新序正而無奇。說苑奇而能正。所以不取彼而取此。四庫全書提要云。體例相同。大旨亦復相類。其分為兩書之故。莫之能詳。蓋亦坐不善讀古文耳。

敬說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

富而貴二句妙在不倫蓋四本以防外漢儒說敬其簡易明白如此夫苟戒於天道人事以能慎其五本則君子成德小人免刑何必

主一無適何必
常惺惺法
昔者以下天道
人事拉雜說出
而主客自判然
是劉文中之最
奇者

真山憲曰昔
者以下至以
除其刑皆用
韻語又曰葬
叶茲郎反

貴人也。自貴也。余竊補二句曰。侮人者。非欺人也。自欺也。欺人者。非欺人也。自欺也。
昔者吾嘗見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
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室。大都王宮。
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
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
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
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
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
五本哉。

羞說

此文首尾照應
自為一篇送序
後來韓柳二公
諸贈序似多從
此脫化來

唯然上不着曰
字非脫文也
至此方纔點出
羞字其實前段
不受不為不悔
等字皆羞字注
脚

齊將軍田疇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
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
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
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
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
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將軍知之乎。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
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
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
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為疇祖。道具酒脯。而先

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悔說

夫子以前後言之。子政則以本末明之。悔字意義盡矣。昔人有句云。閑來不焚香。急時抱佛脚。今古同嘆讀之。又使人失笑。

豐。墻。撓。下。未。必。崩。也。流。行。滌。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概。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且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玆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慶應戊辰秋七月。礮聲轟天。羽書旁午中。慨

然閣筆於此文云。六十八翁平崇識於仙臺城北讀書樓。

古經文視卷下終

天六十八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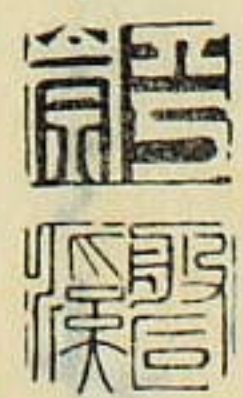
碧溪迂叟淺中弱植既無戎杆
 投草之勇又乏馬之草檄之才
 獨晦翁蒼蒼我讀書之志未衰
 牙乃於託一二平生所得於
 管城子以直豨補劓焉要亦
 老朽拙工夫也若生免程子

跋

愛古堂藏

醉生夢死之機則吾豈敢望哉
哉吾豈敢望哉
夢應戊辰秋七月識於日涉
園之南軒

六十八老人平定



明治十年六月十九日版權免許
同年十月廿五日出版

著述者

東京府士族

大槻磐翁

第四大區四小區
本郷金助町五十三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大槻修二

第五大區五小區
淺草北富坂町三番地



發兌書林

淺草茅町三丁目
北澤伊八

馬喰町三丁目

石川治兵衛

日本橋通貳町目

小林新兵衛

同 一河

稲田佐兵衛

同 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即於十月十六日出版

